



中本起經卷上

次名四部僧始
起出長阿含

緣一

後漢三藏法師西域曇果共康孟詳譯

轉法輪品第一

阿難曰吾昔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德力降魔覺慧神靜
緣一
 三達無礙度二賈客提謂波利授三自歸然許五戒為清信士已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號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眾祐度人如我今也吾從是來修治本心六度無極積功累行四等不倦高行殊異忍苦無量功報無遺大願果成世尊念曰吾本發心誓為羣生梵釋請法甘露當開誰應先聞吾昔出家路由梵志阿蘭迦蘭待吾有禮二人應先念以欲行天承聖旨空中白言彼二人者亡來七日佛言苦哉阿蘭迦蘭甘露當開汝何不聞佛復惟曰甘露當開誰次應聞鬱頭藍弗次應得聞方起欲行天復白言此人者昨暮命終佛言彼人長衰甘露當開不得受聞生死往

來何緣得息五道輪轉痛矣奈何佛復惟曰甘露法鼓聞于三千大千世界誰應得聞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隣二名頰俾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南拘利供給麻米執侍勞苦功報應叙時五人者皆在波羅柰國於時如來始起樹下相好嚴儀明暉於世威神振動見者喜悅徑詣波羅柰國未至中間道逢梵志名曰優呼瞻觀尊妙驚喜交集下在道側舉聲嘆曰威靈感人儀雅挺特本事何師乃得斯容佛為優呼而作頌曰

八正覺自得 無離無所染 愛盡破欲網
 自然無師受 我行無師保 志獨無等侶
 積一得作佛 從是通聖道

優呼問佛瞿曇如行佛告梵志吾欲詣波羅柰擊甘露法鼓轉無上輪三界眾聖未曾有轉法輪遷入緣一泥洹如我今也優呼大喜善哉善哉如瞿曇言者願開甘露如應說法於時如來便詣波羅柰國古仙人處鹿園樹下趣彼五人五人遙見佛來便共議曰我等勤苦家室別離登山越嶺困極伶仃正坐此人

供給麻米謂其巨堪因魔來戰是以委藏今故復來一麻一米我等不堪今起求食奈何能辦但為施座各共莫起言語問訊得此不樂必自去矣是時世尊為其五人現道神化五人身踊不覺作禮執侍如來佛告五人共要勿起今作禮何五人志曰吾坐悉達更歷勤苦閱頭檀王暴逆違道皆由於卿佛告五人汝莫輕無上正真如來平等覺也無上正覺不可以生死意待何得對吾面稱父字又告五人汝觀我身何如樹下五人答佛爾時憔悴今更光澤爾時處樹閉目端坐日食麻米猶謂非道況入人間身口自恣何謂為道佛告五人世有二事以自侵欺何謂為二殺生姪洑恃豪貪欲極身勞苦內無道迹無是二事是真道人^{錄一}不於九十六術亦不捨遠是為趣中無有兩際何謂趣中得覺慧行達於衆智六通悉覺具八正行是名趣中止宿泥洹佛說是法五人未解三人分衛二人供養為說色苦一切衆禍皆由色欲衆好無常人亦無住譬如幻師出意為化愚人愛戀貪而

無狀幻主觀化無染無著所以者何偽而非真佛為二人而作頌曰
志蕩在姪行 嗜欲增根栽 貪欲怨禍長 離愛則無患
三人供養二人分衛為說貪苦好利求榮迷愚所專害行毀德一由於貪喜怒得失欲者無狀斯利危脆若雲過庭老病死來靡不散譬如人夢寤則無見點能捨貪乃得大安佛為三人而作頌曰
貪欲意為田 無狀心為種 斷貪捨利求 無復往來憂
於是世尊因廣說法不斷分部五人便解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佛告比丘行有二事為墮邊際一者念在色欲無能淨志二者倚愛著貪不能淨志行是二事還墮邊行生不值佛遠真道若能斷貪精進修明可得泥洹何謂泥洹先知四諦何謂為四一曰為苦二曰為集三曰為盡四曰入道如是比丘次持覺慧一心思禪受道報應法眼已朗解彼四諦稍入道迹何謂為苦生苦老

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恩愛別苦怨憎會苦所求失苦要因五陰受盛為苦何謂為集所愛著集不愛亦集何謂為盡其所有愛覺知有滅不受不染而覺皆盡何謂入道八正為道一曰正見二曰正利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是為苦集以盡入道真諦是為無生無生者無老無老者無病無病者無死無死者無痛無痛者無上吉祥向於泥洹於時如來而作頌曰
至道無往返 玄微清妙真 不沒不復生 是處為泥洹 此要寂無上 畢竟不受新 雖天有善處 皆莫如泥洹
說是法已拘隣等五人逮得法眼佛告拘隣解未拘隣退座對曰未寤世尊又告拘隣過去久遠時有國王名曰惡生將諸妓女入山遊戲王令官屬住頓山下唯從妓女步陟山頂王疲極卧諸妓女輩捨王取華見一道人端坐樹下諸女心悅皆前作禮道人呪願諸妹那來命令就坐為說經法王覺求諸妓女

而見坐彼道人之前王素妬害惡心內發便
問道入何故誘他人婦女在此坐為卿是何
人道入豫知王意必與暴害答曰是忍辱人
王拔佩劍割其兩臂而問何人答曰實忍辱
人又截其耳鼻心堅不動猶言忍辱王見道
人顏色不移便悔過道人告王汝今以女
色故刀截我形吾忍如地必得平等正覺當
以一切智斷汝生死王唯罪深必獲重殃叩
頭于地願見矜恕道人告王吾真忍辱者血
當為乳所截平復尋如所言乳出形復王見
忍證冀必全濟重宣情言若真道成願先度
我道人答曰可王解迷止辭退還官佛告拘
隣爾時忍辱道人者我身是也惡生王者拘
隣是也解未拘隣拘隣退席白佛甚解世尊
說是法時拘隣等五人漏盡意解皆得羅漢
及上諸天八萬逮得法眼三千世界為大震
動是為如來始於波羅捺以無上法輪轉未
轉者大度一切莫不樂受

現變品第二

於是波羅捺城中有長者名阿具利有一子

曰蛇此言時年二十四稱生奇妙有瑠璃
履著足而生父母貴異字曰寶稱別作屋宅
寒暑易處妓女娛樂不去左右寶稱中夜欬
覺見諸妓女皆如死狀膿血流溢肢節斷壞
屋宅眾具皆似塚墓驚走趣戶戶輒自開天

地大冥唯覩小光趣東城門門復自開明照
鹿園尋光詣佛瞻觀相好巍巍煌煌怖止迷
解舉聲歎曰久在恩愛獄縛著名色械今馳
趣神尊寧得解脫不佛言童子善來覺矣斯
處無憂眾行畢竟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
說法速無垢法眼退席白佛願為弟子佛言
善來比丘便成沙門明旦眾女不見丈夫周
憚徧求歔歔並泣大家驚怖即問狀變答言
不知寶稱今為所在長者怖悸即遣馬騎四
出推索父乘子車東出而求道過一水水名
波羅捺度水見子寶履脫置岸邊即尋足跡
徑趣鹿園佛以方便令其父子兩不相見長
者見佛尊儀相好喜懼交至忘失修敬而問
佛言我子寶稱足跡趣此瞿曇寧見佛言長
者若子在斯何憂不見佛為說生死由癡恩

愛有離破二十億惡入須陀洹寶稱心解便
得羅漢父子相見恩愛微薄長者歡喜退坐
白佛今日心悅情有二喜一者遇佛解喜二
者離愛快喜於時寶稱親友四人一名富耨
二名維摩羅三名橋炎鉢四名須陀聞寶稱
已作沙門驚喜毛豎曰其人德高明遠振國
吾等咸歸今為沙門其道必真乃使斯人忽
棄榮利共出詣佛并省寶稱即便俱行見佛
景則乘本願行心喜即解頭面作禮前白佛
言饑渴道化虛心日久不以鄙陋願為弟子
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為說本心意解清
淨聞義心了便得羅漢是時波羅捺傍縣名
曰荇有五十人因事詣國聞寶稱富耨等皆
作沙門又各生念諸長者子輩僑樂自恣才
藝高世皆感道化瞿曇必神乃令貴族不復
頌榮各各發念欲往詣佛即便俱出徑詣鹿
園本願應度見佛便解願為弟子佛言善來
比丘悉成沙門因順本旨速成法要垢除縛
解皆得羅漢於時鹿園中間有大眾會飲食
歌舞時有一女端正非凡於會中儻眾咸喜

悅意甚無量女儻未竟忽然不現衆失所歡
惆悵怔營乃復於彼百步現形大衆馳趣女
引詣佛奄然隱焉衆人問佛向者一女並儻
至此瞿曇豈見之耶佛告衆人且自觀身觀
他何爲色欲無常合會有離如泡如沫愚者
戀著殃禍由生身爲苦器衆生皆然大衆心
解願爲沙門佛皆授戒導見正諦皆得應真
佛勅諸比丘汝曹各行廣度衆生隨所現法
示導橋梁普施法眼宣暢三尊拔愛除有遷
入泥洹吾今獨行詣優爲羅縣諸比丘受教
頭面禮足遶佛三匝於是別去

化迦葉品第三

於時如來還詣摩竭提界至優爲羅縣暮止
梵志斯奈園明且持鉢詣斯奈門佛現金光
照其堂上梵志二女長名難陀次名難陀波
羅見光歡喜尋詣佛所禮拜請佛如來昇堂
教授二女二女心解歸命三尊受五戒已爲
清信女世尊告曰身非已有萬物皆空二女
心解首戴奉行世尊唯曰吾本初學欲度衆
生欲界魔王歸伏道化近尼連禪河邊有梵

志姓迦葉氏字鬱卑羅年百二十聲聞高遠
世人奉仰修治火祠晝夜不懈好學弟子有
五百人迦葉二弟宗師其兄謂爲得道各有
弟子皆居下流迦葉自念吾名曰高國內注
仰術淺易窮窮則名類當作良策全國大望
便行求龍以術致之爲作靖室而鞠龍曰若
有輕突入靖室者吐火出毒以滅來者龍至
卽會無不放火遠近僉言大師道神迦葉由
此功名曰隆世尊念曰吾昔出家道逢萍沙
共誓道成要先度我用一切故即便然可今
察民心普注迦葉卒未可迴譬如果美而樹
高無因得食唯有伐樹根斷枝從食果必矣
一切所忌咸在於龍吾先降之迦葉來從爾
乃大道廣化無涯如來言曰日照天下其德
有三一曰光曜除冥無不分明二曰五色雜
類宣叙其形三曰開發萌芽萬物精榮如來
出世亦有三焉一曰一切大智照除愚冥二
曰分布五道言行所由三曰權慧拯濟利而
安之衆祐念已便行起於斯奈園投暮往造
迦葉未至所止便現金光樹木土石其色若

金迦葉弟子持瓶取水覩變心動怪而顧望
遙見世尊明曜天下不識何妙馳走白師師
徒皆出世尊威神明儀煌煌迦葉情悸懔懔
不寤卽自惟曰若是日耶吾目得逮謂是天
人其眼復眴後思乃解曰得無是白淨王子
悉達者乎吾曆數曰白淨王子福應聖王不
樂榮位當得作佛昔聞出家其道成乎如來
忽到迦葉大喜善來瞿曇起居常安佛爲迦
葉而作頌曰
持戒終老安 信正所止善 智慧最安身
衆惡不犯安
迦葉白佛唯願屈德臨眴蔬食佛答迦葉古
佛道法過中不飯其明至心欲託一事卿不
有恪迦葉答曰恨無預備敬德虛心佛告迦
葉欲寄一宿寧見容不迦葉白佛我梵志法
寢不同室幸恕不受拒命如何佛指靖室此
復何屋迦葉答曰中有神龍性急妬惡有入
室者每便吐火燒害於人佛告迦葉以此借
我迦葉答曰實不有愛恐龍爲害耳五百弟
子怔營悚息恐師許佛重借滿三迦葉唯疑

意甚無違懼必禍矣佛告迦葉三界欲火吾已滅之龍不害我幸卒往意迦葉答曰瞿曇德尊能居隨意即驗威神便入其室五百弟子信龍爲害莫不涕淚可惜尊人爲龍所害佛坐斯須龍從窟出吐毒遶佛如來化毒皆使爲華龍見其毒作華遶佛怒感吐火謂能爲害熱氣歸龍鬱悶欲死舉頭視佛見相知尊涼風趣龍尋涼詣佛火滅毒除歸命入鉢於是如來便現火光炯然照天迦葉弟子直起瞻候見佛光明謂是龍火舉聲悲呼可惜真人竟被龍殃迦葉師徒驚共奔出五百弟子同聲責師天地開闢未見人類妙如瞿曇可尊可貴恨不諦觀何緣復見垂淚拭眼而作頌曰

容顏紫金曜

面滿髮紺青

大人百福德

神妙應相經

方身立丈六

姿好八十章

項光照幽冥

何便忽無常

後來弟子謂火害佛悲喚哀慟世尊無常我生何爲躡身赴火清涼和調還顧白師瞿曇無恙本爲龍火定是佛光師徒騷繞側息達

明清旦如來持鉢出室迦葉大喜曰大道人猶存耶器中何等佛告迦葉所謂毒龍已降受法五百弟子僉言佛神迦葉內伏恪惜名稱聊復貢高大道人實神雖爾不如我已得羅漢也迦葉白佛願大道人留止欲相供養明日作飯自行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到迦葉適還佛如人屈伸臂頃東適弗于逮數千億里取樹果名閻逼滿鉢而還迦葉未到佛已坐其牀迦葉問佛大道人從何徑來佛言卿去後吾東到弗于逮取此果名閻逼香美可食佛飯去已迦葉念曰大道人雖神故不如此道真明日食時復行請佛佛言可去今隨後到迦葉旋還佛南行極閻浮提界取果啣螺勒滿鉢而還迦葉未至已坐其牀迦葉問佛何緣先到佛言南行取此美果可用愈病佛飯去後迦葉而念此大沙門實神實妙明旦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隨後到佛西適瞿耶尼取阿摩勒果滿鉢而還迦葉未至已坐其牀迦葉問佛復從何而來答曰西詣瞿耶尼取阿摩勒果汝可食之佛飯去已迦葉

復念是大沙門所作實神明旦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隨後至迦葉反顧忽然不見佛佛已到北方鬱單越取自然粳米迦葉未至已坐其牀迦葉問佛復從何來佛答曰至北方鬱單越取此粳米卿可食之佛飯去後迦葉念此大道人神妙乃爾明旦食時佛持鉢自到其家取飯而還食已欲澡漱無水天帝釋即下以手指地自然成池迦葉晡時彷彿見池怪而問佛何緣有此佛告迦葉朝得汝飯欲澡漱無水天帝指地作池給吾用之當名此池爲指地池迦葉念曰大道人神妙功德無量後日世尊移近迦葉坐一樹下夜第一四天王俱下聽佛說法四天光影明如盛火迦葉夜起見佛前有四火清旦問佛大道人亦事火乎佛言不事也昨夜四天王來聽說法是其光耳迦葉復念是大沙門極神乃致此天明日第二天帝釋夜來聽法帝釋光明倍於四天迦葉夜起見佛前光意而獨念佛故事火也平旦問佛得無事火明倍於昨夜佛言昨暮帝釋來下聽法是其光耳迦葉復

念大沙門雖神未若我道真後夜第七梵天
又下聽法梵摩光影倍於帝釋迦葉見光疑
佛事火晨朝問佛大道人必事火也佛告迦
葉第七梵天昨夜聽法是其光耳迦葉自念
是大沙門威神感動梵天下降迦葉五百弟
子人事三火十一凡千五百火明且然之火了不
然怪而白師師曰是必佛所爲耳馳詣白佛
我五百弟子今朝然火了不肯然是佛所爲
乎佛告迦葉欲使然不問之至三對曰欲使
然佛言可去火當然應聲皆然迦葉復念是
大道人至神乃爾迦葉自事三火明日然已
又不可滅五百弟子及諸事者助而滅之了
不可滅疑佛所作便行白佛自事三火不可
得滅佛言欲使滅乎曰實欲使滅佛言可去
火當滅應聲即滅迦葉念曰大道人極神至
妙所作皆諧後日迦葉五百弟子適俱破薪
各各舉斧皆不得下懷行白師師曰是大沙
門所爲即行白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各舉
不可得下佛言去斧當下即下得用迦葉念
曰是大沙門所爲神矣後日佛還樹下見棄

弊帛念欲浣之天帝釋承佛聖旨到頰般那
山上取四方石一枚六方石一枚給用浣曬
迦葉遊觀見池邊兩石怪而問佛今此池邊
兩石妙好此從何來佛告迦葉吾欲浣濯及
當曬衣天帝送石以給吾用迦葉復念瞿曇
神德莫不感動佛後入指地池澡浴畢當出
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曰迦和絕大脩好其
樹曲下就佛佛牽出池迦葉見樹曲下怪而
又問佛佛告迦葉吾朝入池將欲出水樹神
垂曲令吾牽出迦葉復念是大道人至德多
感大樹垂枝佛欲令迦葉必伏便入尼連禪
河其水深駛佛以神力斷水令住高出人頭
使底揚塵佛行其中迦葉見佛入水恐其没
溺即將弟子乘船救佛見水裹起其下塵出
見佛大喜大道人尚活耶又問欲上船不佛
言當上佛念當貫船入令無漏迹迦葉復念
是大沙門妙化難名時摩竭提國王使民以
歲會禮往詣迦葉相樂七日迦葉心念佛德
聖明衆人見者必俱棄我令其七日不現快
乎佛知其意即隱七日至八日且迦葉又念

今有餘祚供佛快耶應念忽至迦葉大喜適
念欲相供養來何快也聞者那行今所從來
佛告迦葉汝心念言佛德聖明衆人見之必
俱棄我令其七日不現快耶是故隱耳汝今
念我是故復來迦葉心念佛真至神誠知人
念佛知迦葉內心已伏便告迦葉汝非羅漢
不知真道何爲虛妄自稱貴乎於是迦葉心
驚毛豎自知無道即稽首言大道人實神聖
乃知人念寧可得從大道人化稟受經戒作
沙門耶佛言大善報汝弟子卿是國師今入
法服豈可獨知乎迦葉受教顧謂弟子汝聞
與我共觀神化吾始信解當作沙門汝等何
趣五百弟子同聲對曰我等所知皆大師恩
師所尊信願皆隨從即時師徒俱共詣佛稽
首白言我等皆有信意願爲弟子佛言善求
比丘皆成沙門十二迦葉裘褐水瓶杖徒諸事火
具悉棄水中是時迦葉二弟次曰那提迦葉
幼曰伽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廬舍止
處行居水邊見諸梵志衣被什物及事火具
隨流漂下二弟驚愕恐兄及諸弟子爲人所

害即從門徒順河而上見兄師徒皆作沙門怪而問曰大兄年高智慧明達國王臣民所共宗事我意謂兄爲得羅漢反捨梵志道學沙門法此非小事佛道豈尊德獨高乎迦葉答曰佛道最勝其法無量雖我世學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二弟聞此各謂弟子吾欲從兄汝等何趣五百弟子俱發聲言願如大師皆即稽首求作沙門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於時如來與千比丘僧詣迦耶悉大叢樹下坐而入三昧忽然不現從東方來沒於樹下四方亦爾踊住虛空而不墮身出水火昇降自由諸比丘仰頭喜悅不覺如來還處本座無有覺者比丘歡喜前禮佛足退席白佛此示現者名曰何等佛告比丘是者名曰神足示現又有教授示現比丘諦聽心意識行因緣染著決正分部名曰教授示現又有說法示現比丘諦思目受色爲衰六情所受爲衰衰不止便苦生何謂苦生姪怒癡火起便有痛癢老病死畏是爲說法示現佛說法三轉時千比丘漏盡望斷皆得羅漢佛

爲比丘而作頌曰
今者千比丘 長老有尊德 改邪修正見
無想入禪慧 說是法時天龍鬼神莫不樂聞
度萍沙王品第四

於時世尊欲詣羅閱祇度於君民即日羅閱祇王萍沙遣使者奉命詣佛修敬盡恭禮畢陳言國主萍沙稽首座前近承釋尊道成號佛天人雜類慶賴遇時伏惟世尊興利康寧願垂覆育照臨鄙國饑渴聖道虛心踊逸哀矜羣庶令得解脫佛勅比丘汝等速嚴當就王請比丘受教嚴畢翼從使者馳白世尊將千比丘僧今頓須波羅致樹下去城四十里王案先王遺令若佛入國當自出迎迎之者得福無量即便勅嚴車千乘馬萬匹從人七千嚴畢昇車出宮趣城門門輒自閉車馬俱躓王甚驚怖懼有大災吾罪重也而有斯禍空中聲曰王本願人令繫在獄誓要相連是使門閉即便大赦囚人解出門霍自開得往詣佛所遙見如來杳好光即便下車却從

解劍佛知萍沙王性素憍豪剛強貢高欲令速解化王從者儀飾若王萍沙顧視從官似已無異懼佛不識頭面禮足右遶三匝禮畢自陳我是摩竭提王萍沙身也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吾照汝心何但於形萍沙大喜即退就座羣臣庶民各盡其敬中有作禮者自名字者直揖拜者禮畢却住佛命令坐受教就席佛告萍沙宿福爲王今復增益使王國人民忠孝富樂無憂福護有德吉無不利衆會有疑鬱卑迦葉名聲先達今與佛俱誰應作師佛察衆念便告迦葉其有殺生祠祀欲望其福寧得不入於山中求道無師能得道不迦葉白佛殺生祠祀不得其福天神不食殺者得罪學道無師道終不成迦葉白佛我前事火晝夜不懈勤苦積年好術弟子凡有五百人精銳然火不避寒暑年者根熟永無髣髴先人傳惑以授後生自稱是道唐苦無報今得佛教洗浣心垢已得羅漢佛告迦葉現汝羅漢神足迦葉受勅即入靖定身昇虛空去地數丈從腰已上火腰已下水更從腰

已下火從腰已上水以水雨衣燥不濕住
空現變出沒七反從身放光五色赫弈飛從
東來沒佛坐前四方上下化現亦爾變畢又
手長跪白佛弟子迦葉蒙佛慈恩解脫罪縛
如來特尊三界頂受佛為迦葉而作頌曰

若人壽百歲 奉火修異術 不如遵正諦
其明照一切 若人壽百歲 學邪志不善
不如生一日 精進受正法

王及羣臣乃知迦葉是佛弟子佛告萍沙天
下人眼不但視色苦樂無常身不得久天下
人意多惡少善思想萬端趣欲快意能棄此
志亦可得道功齊迦葉無以豪貴自恣其情
無以自在貪婬無厭無以國強侵凌弱者無
以瞋怒橫枉無過莫聽佞言猥與暴虐佛為
萍沙而作頌曰

夫為世間將 順正不阿枉 矜導示禮儀
如是為法王 多愍善恕已 仁愛利養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眾附親
佛告萍沙王莫隨婬心莫隨貪心莫隨怒心
息惡全善信守真言當念死劇老病苦劇思

惟所行亦復可得迦葉神足若眼見色心當
抑御好醜不動耳聽眾聲心當制持無所喜
怒鼻嗅香臭心當制伏情無所著口食眾味
心當秉持想無所起身更所著心當制止識
無可倚五陰外來制者由心六情無主陰衰

無名迦葉功德修之便得人生受形多憂苦
惱饑渴寒暑愚計為樂智士見苦妻子榮利
世人迷惑凡此眾事無不散千歲萬年皆
歸磨滅王聞是法歡喜無量佛告萍沙王作
宮舍從來幾歲王顧問傍臣諸臣對曰造起

宮室七八百年佛問諸臣凡更幾王臣即對
曰更二十餘王佛問萍沙皆識諸王不萍沙
答曰惟識我父不識先人佛告萍沙但地有
常人無常也自愛身者不當殺害於命不當
誹謗有道生死往來皆由恩愛父母自言是
我所生是我之子子非父母所致皆是前世
持戒完具乃得作人為惡行者死墮地獄畜
生餓鬼中自從行致不由他生罪福明正王
甚思之佛告王曰兒在胎中若其盲聾母豫
知不耶王答佛言實不豫知佛言此兒宿命

罪行使然非父母過兒在胎中若其明聖母
不豫知皆由履行清純非父母力此理明驗
王善惟之世人得罪其行有三口言傷人身
行暴害心專嫉妬能捨此三雖未便得泥洹
天上人中豪貴自然原於人本從癡有形從
形生情從情生識從識生欲從欲生有從有
生父子從父子生恩愛從恩愛生憂苦展轉
五道無有休止人亦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
向不識其根各相字名言是父是子唯得道
者乃知其源生死因緣本從癡起一切無常

大王受持佛告萍沙若國善人謹慎忠孝廉
貞敬讓才博智遠不犯王法本非貴族王何
異待王答佛言聘招顯達擇能授職佛告大
王道法無親唯善是輔成持五戒名清信士
精進修真見諦不迴便得須陀洹斯陀含阿
那含阿羅漢各因本心道位次叙佛說是時
王及國人萬二千諸天八萬皆見道迹佛謂
萍沙王來已久官遠早還牛馬人從停住勞
疲比於後日吾當詣城王起禮佛受戒而退
羣臣從官喜前受戒當王羣臣受五戒時內

外人馬寂然無聲諸婆羅門感化心伏皆前
受戒歡喜而退王昇車已羣臣跪賀大王功
德值佛出世并令臣等沐浴清化萍沙歸宮
勅教宮中奉齋持戒國內一切信解歡喜切
利天帝華散佛上於時座中有豪長者名迦
蘭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園施與尼捷佛當先
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為棄捐長者至心
卧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應全大鬼將軍名
曰半帥承佛神旨知其心念即召閱又推逐
尼捷裸形無耻不應止此鬼帥奉勅搥打尼
捷拖拽器物尼捷驚怖馳走而言此何惡人
暴害乃爾鬼帥答曰長者迦蘭陀當持竹園
作佛精舍大鬼將軍半帥見勅逐汝輩耳明
日尼捷共詣長者深責所以何故改施令吾
等類被手委頓不謂長者見困如此迦蘭陀
心中喜悅吾願遂矣佛聖廣覆照我至心即
答尼捷曰此諸鬼帥強暴含瞋懼必作害不
如委去更求其安尼捷對恨即日志去長者
歡喜修立精舍僧房坐具衆嚴都畢行詣樹
王樹下請佛及僧衆祐受施止頓一時大化

普濟靡不忻樂

舍利弗大目連來學品第五

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人俱
皆得應真鬱單羅等被有一卿名曰那羅陀
故有梵志字曰沙然精修仙行延納來學好
仙弟子凡有二百五十人門徒之中有二人
高足難齊一名優波替次名拘律陀才明深
達研精通微妙然得病自知將終告於二賢
此諸新學志存道行累卿二人必令全志二
人敬諾奉教受行是時世尊勅比丘頰俾汝
行宣化往必有度所可見者其智明達自捨
如來無能與論若與相見直說法本勿與酬
酢以致其嗤頰俾受勅整服持鉢禮佛而行
時優波替從諸弟子相隨遊觀遙見頰俾威
儀庠雅未曾聞觀何所法像被服改俗須至
當問二人俱前相逢中路便問頰俾章服反
常何所從出豈有師宗可得聞乎於時頰俾
以頌答曰
我年既幼稚 學日又初淺 豈能宣至真
如來廣大義 一切諸法本 因緣空無主

息心達本源 故號為沙門

優波替方聞法義尋思至理而自惟曰吾小
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古仙道術靡書不
綜十六大國謂吾廣博未曾聞斯真要之義
今偶出遊遇此寶藏此言之妙美於甘露心
悟意解便逮法眼旋還精舍忻悅無量拘律
陀見彼容悅疑得甘露即問優波替得甘露
耶勿違本要惠及少少優波替具向拘律陀
說所聞偈一聞不解再說乃了尋思反覆亦
得法眼二人議曰本願甘露今得服嘗寧可
共行詣大沙門所就彼淵海沐浴清化議合
心同嚴辦當發拘律陀念曰吾師臨終囑授
弟子令吾成濟今便委棄義所不安便告弟
子彼大沙門有甘露仙化壞裂俗網息心寂
行吾欲啓請窮微反真汝將何趣門徒對曰
今得視聽是二師恩大人宗仰承命踊逸貪
羨甘露願從下風師徒志合即出所止往詣
竹園於時世尊告諸比丘今者二賢從諸弟
子乘本願行欲作沙門勸成其功者頰俾力
也比丘承教延望來衆優波替拘律陀等遙

見如來相好暉光神動情振自惟歎曰幸哉
余生得奉清誨其榮難云延趣坐前頭面禮
佛禮畢加歡重喜心悅無量斯須乃進具陳
情言替等罪弊隨流入淵始於今日反流極
源願蒙接納得充僧次即便許可頭髮自落
皆成沙門佛告諸比丘此二人者願於古佛
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佛謂優波替高世之號
華而不實復汝本字爲舍利弗拘律陀還字
大目捷連因本說法逮得羅漢佛勅侍者告
諸比丘暮當結戒不得他行即夜行籌數得
一千二百五十人佛結戒竟比丘歡喜莫不
肅然禮佛而退
還本國品第六
於是如來將歸舍夷與大比丘僧皆得應具
神靜通微明統三世衆生行原賢者舍利弗
大目捷連鬱俾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
一千二百五十上人是時迦維羅衛王闍頭
檀遣梵志優陀耶來詣竹園請佛還國爾時
優陀耶見佛相好明曜天地五情實喜頭腦
禮足却住一面心意齊整長跪白佛父王遠

謝悉達聞汝道成復度一切我獨不蒙本要
當還今故遣使佛問優陀父王起居安不優
陀白佛大王無恙唯思世尊佛告優陀樂此
道不優陀對曰甚樂世尊佛受優陀使作沙
門授其法戒優陀自念今爲弟子無緣復還
王須消息因誰報命佛知優陀心念欲還行
矣優陀莫親世業戀著故家優陀白佛佛當
還舍夷國不佛言當還優陀受勅退跪白佛
不審何日當至佛告優陀却後七日必至舍
夷優陀歡喜禮佛而去於是優陀耶還至舍
夷詣官求通門監即白優陀使還在門外求
見王命推問吾望優陀如渴欲飲何故稽停
方白求通者坐往返推應至三然後乃前王
見優陀以受法服而問優陀卿作沙門耶優
陀答曰已服佛法王問優陀悉達在宮與外
獨親入出周旋無所關白今使來還何故自
外詣門求通耶優陀答王佛教比丘莫親白
衣戀於家居所以者何道俗異故王問優陀
吾子在宮衣服極好今者爲道所著何衣優
陀指衣所服如此王即墮淚曰悉達在家吾

爲作宮七寶刻鏤極世珍妙於今屋室何如
我許優陀答王常處樹下諸佛世尊道法皆
爾王問優陀吾子在宮茵褥綵錦繡細軟
今所坐具皆有何等優陀答王所坐用草清
素除貪王問優陀悉達在家吾爲作厨甘肥
衆美今所飲食有何等具優陀答王至時持
鉢往福衆生食無麤細願施家王聞是語
即復流淚王問優陀悉達眠時吾欲覺之彈
琴絃歌然後乃覺今在深山何用覺乎優陀
答王如來三昧無有晝夜王問優陀吾子在
宮若其澡浴八種香汁於今澡浴皆有何物
優陀答王八解正水以洗心垢王問優陀悉
達在國梅檀蘇合以塗子身今者爲道爲有
何物優陀答王戒定慧品香熏八種王問優
陀悉達在家吾爲作牀精寶四種於今坐牀
何物用作優陀答王四禪爲牀息心無欲王
問優陀吾子在宮士衆衛侍今者侍從皆有
何人優陀答王學道弟子名比丘僧翼從世
尊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王問優陀悉達
在家若其出遊車有四品牛羊象馬以充騎

乘於今出處何所駕乘優陀答王四諦神足
參駕飛行王問優陀吾子行觀幢麾羽葆以
爲光飾今者慄懾復有何物優陀答王四恩
慈悲廣飾衆生王問優陀悉達每出椎鐘鳴
鼓觀者填路今若遊止有何音響優陀答王
佛始得道往詣波羅柰國擊甘露法鼓拘隣
等五人逮得羅漢八萬諸天皆入道迹九十
六種靡不欣伏無量法音聞于三千大千世
界王問優陀悉達今者欲領何國優陀答王
世尊所領不可勝道教授衆生無不蒙度等
心普濟無所適處王問優陀吾子在國思陳
正治助吾安民動順禮節莫不承風今者獨
處思憶何等優陀答王世尊唯空苦樂非真
有者歸盡神靜無爲王聞是言災矣悉達一
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難優陀
曰王正使智人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
舌舌解百義合此人數盡劫稱讚如來不宣
其德況我所說億不及一唯佛譽佛其德乃
彰王言善哉善哉佛當來不何日能至優陀
白王七日當至王大歡喜即勅羣臣吾當迎

佛導從鹵簿一准聖王出入法則平治道路
香汁灑地城中街巷盡豎幢幡其所修治光
飾盡宜車馬人從限四十里其日世尊起於
竹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威神感
動諸天下從始入舍夷路由一水水名阿樓
那度水上岸神通照察探知調達惡心內興
必難開化當現神足令其信伏即昇虛空去
地七仞足若蹈地其實在虛佛告比丘見彼
車馬五色嚴麗正似天帝出遊觀時爾時衆
人見佛及僧足步其地仰觀足跡處在空中
於上稍下正至迎次與人頭齊剛強靡伏歸
命和南唯有調達獨興惡念子行學道但作
幻術惑人如是吾亦當復作術廣化衆人於
是父王遙見佛來愛敬交至一者敬道二者
愛子即下象車解劍却蓋涕零趣佛頭面禮
足而頌讚曰
生時緣福德 瑞應三十二 樹傾敬稽首
道成今三禮
於是父王以偈問佛
子本在吾家 駕象名寶車 今者足蹈地

是苦安可堪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車馬生死乘 危險安可久 參駕五通馳
所至無限礙
於是父王以偈問佛
本著七寶衣 珍妙甚雅好 剃頭被衲服
如何不着耻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慚愧爲衣服 世衣增塵垢 法衣真人服
息心名如來
於是父王以偈問曰
本用金銀器 衆味甚香美 今者行乞食
麤惡安可咽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法味爲道食 饑渴今已除 哀世故行乞
持鉢福衆生
於是父王以偈問曰
本處別官中 衆宮妓侍御 獨在山樹間
如何不恐懼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生死恐畏除 今已入本無 無憂無喜想
所止名道場

於是父王以偈問曰

本在我家時 澡浴名香汁 處於山樹間
何物洗身垢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道藏為浴池 定水滿其淵 浴以三毒盡
三達快無雙

於是父王請佛及僧令詣王園永為精舍佛
受王意便入精舍坐尼拘類樹下廣說法教

七日不懈聽者歡喜中有發大乘者有樂辟

支佛行者有發羅漢意者有作沙門者各隨
發心如行所得城中母人各生善念悲泣自

責世尊還國男子福德獨得見佛我等罪弊
不服法味何咎如是佛知母人一切心念讚

言善哉乃生好心願樂聞法真得度苦佛便

語王法興難值道教難得可勅國內諸母人
類樂聞法者使出聽受王即宣令欲見佛者

聽城中母人咸喜俱出詣佛禮拜訖而却住
於是世尊如應說法莫不解了逮得法眼王

及臣民歡喜禮佛而還是時諸比丘白佛言
舍夷國內男女長幼聞佛說法如心所念各

得其決父王俱聽不記所得佛告比丘父王

恩愛未息父子相加敬心未全是故不得明
且如來唯將目連往詣王宮上殿而坐佛勅

目連現汝道力目連受教飛昇虛空出沒七

返身出水火從上來下前禮佛足却侍於左
父王見變心意解悅恩愛斷滅敬心內發起

前禮佛甚善世尊弟子功德猶尚乃爾如來
威德難可度量便發無上正真道意是時父

王每詣佛所見迦葉千人形體至陋每心不

平此等比丘雖復心精無表容貌當勸宗室
樂無為者令作沙門擇取端正即令宗族明

日會殿受命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
不出家當作聖君王四天下左右侍從率當

端正今諸弟子類無姿觀今欲禮聘有道儀

容足者充備僧數光暉世尊咸言大善聽令
歡喜乞退嚴辦七日乃行調達便告行者吾

等王者子弟今棄世榮出家居道整頓服飾
極世之妙象馬車乘價直萬金其日嚴出觀

者填路調達冠憤自然墮地衢和離所可乘
象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工瞻曰餘皆得道
二人不吉俱詣佛所悉作沙門剛強降伏莫
不樂受

中本起經卷上

音釋

頰 阿葛切 伶 伶切 伶 伶切 伶 伶切 伶 伶切 伶 伶切
閱 欲雪切 憔 悴切 憔 悴切 憔 悴切 憔 悴切 憔 悴切
質 戈切 泥 洄切 泥 洄切 泥 洄切 泥 洄切 泥 洄切
五 故切 點 慧切 點 慧切 點 慧切 點 慧切 點 慧切
覺 也切 猗 猗切 猗 猗切 猗 猗切 猗 猗切 猗 猗切
矜 居陵切 屐 履切 屐 履切 屐 履切 屐 履切 屐 履切
械 下戒切 歎 歎切 歎 歎切 歎 歎切 歎 歎切 歎 歎切
切 心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動 也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不安貌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萃 渠切
躡 必益切 拯 救切 拯 救切 拯 救切 拯 救切 拯 救切
音 舜目切 矚 矚切 矚 矚切 矚 矚切 矚 矚切
動 也切 矚 矚切 矚 矚切 矚 矚切 矚 矚切
息 悉即切 息 息切 息 息切 息 息切 息 息切
也 炯切 炯切 炯切 炯切 炯切 炯切 炯切 炯切
也 紺切 紺切 紺切 紺切 紺切 紺切 紺切 紺切
勒 梵語也 勒 勒切 勒 勒切 勒 勒切 勒 勒切 勒 勒切

中本起經卷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六九頁中八行首字「吾」，**資**作「菩」。
- 一 九六九頁下末行「伶仃」，**資**作「零丁」。
- 一 九七〇頁上六行「悉曰」，**資**作「悉曰」。
- 一 九七〇頁上九行「面稱」，**資**作「面說」。
- 一 九七〇頁上一六行「趣中」，**資**、**碩**作「取中」。一七行**資**同。
- 一 九七〇頁中三行「增根哉」，**資**、**碩**、**晉**、**南**作「增根哉」。
- 一 九七〇頁下一四行「速得」，**資**作「還得」。
- 一 九七〇頁下一七行「步陟」，**資**作「步涉」。
- 一 九七一頁上一一行「冀必」，**資**作「冀畢」。
- 一 九七一頁上一四行「白佛」，**資**作「曰佛」。
- 一 九七一頁中一二行末字「周」，**資**作「惆」。
- 一 九七一頁中一三行「歔歔」，**資**作「噓吃」。
- 一 九七一頁下四行「富壽」，**資**作「富稱」。
- 一 九七二頁上二行，下末行「怔營」，**資**作「征營」。
- 一 九七二頁上七行第一一字「見」，**資**作「現」。
- 一 九七二頁上一九行「初學」，**資**作「起學」。
- 一 九七二頁中六行「而鞠龍曰」，**資**作「而鞠龍曰」。
- 一 九七二頁中一二行「躡枝」，**資**作「躡枝」。
- 一 九七二頁中一八行「分布」，**資**作「分部」。
- 一 九七二頁下一三行「其明」，**資**、**碩**、**晉**作「具明」。同行第一六字
- 一 「卿」，**資**作「庶」。
- 一 九七二頁下一四行「預備」，**資**作「備豫」。
- 一 九七三頁上二行「幸卒往意」，**資**作「幸平往意」。
- 一 九七三頁上九行「炯然」，**資**作「烟然」。
- 一 九七三頁上一七行「項光」，**碩**作「頂光」。
- 一 九七三頁上末行「本為」，**資**、**碩**、**晉**作「本謂」。
- 一 九七四頁中一行「類般那」，**資**作「類那」。
- 一 九七四頁中一二行「深駛」，**資**、**碩**、**晉**作「深駛」。
- 一 九七四頁中一四行「裏起」，**資**作「高起」。
- 一 九七四頁下一行「大喜」，**資**作「大善」。
- 一 九七五頁上二行「明達」，**資**作「明遠」。
- 一 九七五頁上六行末字「吾」，**資**作

- 「告」。
- 一 九七五頁下一七行「傳惑」，**徑**作「博惑」。同行「唐苦」，**徑**作「唐若」。
- 一 九七六頁上一七行「恕己」，**資**作「恕正」。
- 一 九七六頁中五行「可倚」，**資**作「可綺」。
- 一 九七六頁下四行「能捨」，**資**作「能檢」。
- 一 九七六頁下六至七行「從欲生有從有生父子」，**資**作「從欲有父子」。
- 一 九七七頁上四行末字「切」，**徑**作「怙」。
- 一 九七七頁上末行「王樹」，**資**無。
- 一 九七七頁下一一行「淵海」，**資**作「海淵」。同行「清化」，**資**作「清妙」。
- 一 九七八頁中一二行首字「見」，**資**、**晉**、**南**作「現」。同行「推問」，**資**、**晉**、**南**作「推門」。
- 一 九七八頁下一行「刻鏤」，**資**作「剋鏤」。

- 一 九七八頁下六行「今所」，**南**作「令所」。
- 一 九七八頁下一四行「香熏」，**資**作「香勳」。
- 一 九七九頁中六行「探知」，**資**作「深知」。
- 一 九七九頁中一五行「涕零」，**資**作「涕冷」。
- 一 九八〇頁中一六行「禮聘」，**資**作「禮娉」。



中本起經卷下

緣二

後漢三藏法師西域曇果共康孟詳譯

須達品第七

佛從本國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
於王舍國竹園中長者迦蘭陀承佛降尊馳
詣竹園五心禮足^{第二}遂巡恭住整心白佛唯願
世尊願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長者欣
悅接足而退還家具膳莊嚴幢幡親自執事
極世之味舍衛長者名曰須達^{此言善溫}與主人
迦蘭陀雖未相見每信相聞行同德齊遙揖
為友須達因事來至此國推親往造時迦蘭
陀親自供膳不容得出踟躕殊久呼使而曰
吾故遠至以展不面虛心在昔遲散所懷不
謂今日見薄不偶事訖乃出相揖而坐不面
在昔屈辱臨顧傾企之情有兼來趣明請大
賓執事自逼不暇得出是使乃心滯而不叙
善溫問曰何謂大賓為是婚姻國節會耶答
曰同志卿不聞乎白淨王子入山六年道成
號佛威相明遠神通曠幽方身丈六華色紫
金明曜於世吐法陳戒精義入神所從弟子

名比丘僧居靜身正修德履道忽榮棄利義
曰真人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善溫聞稱
佛聲舉身毛豎心喜交臂逸豫待明五情內
騷轉側不寐至誠感通中夜霍明即便嚴出
方向城門顧見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濕波過
往跪拜禮畢旋顧奄便更冥善溫惶怖不知
所趣雖有此變心猶存佛恐畏消除空中聲
曰善哉須達心至乃爾即問空聲為何神
便告之曰吾是子親摩因提也問曰卿生何
許奚為此間即而答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
大目捷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天上功
德薄少別使典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佛者
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生存不獲親
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天放身光照於竹園
善溫尋光遙見如來踰於所聞前拜却住微
心視相而問於佛神尊寧安佛為須達而作
頌曰
無憂無喜相 心虛清淨安 已昇無所生
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 已度五道淵
恩愛網斷壞 永寂悅彼安

長者須達聞說是時因本功德便發淨意遠得法眼歸命三尊次受五戒為清信士前白佛言唯願如來臨盼舍衛教授一時濟渡羣民世尊又曰卿姓字何長跪對曰卮字須達侍養孤老供給衣食國人稱我給孤獨氏佛告之曰彼有精舍容吾衆不對曰未有長者須達承佛聖旨進前長跪而白世尊余能堪任興立精舍唯須比丘監臨處當顧勅舍利弗汝行營佐即受教命作禮而退還彼舍衛周行求地唯祇園好衆果流泉奇鳥翔集地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請祇了無賣意求之不止志而言曰若能以金錢集布滿園爾乃出耳重問審實爾不祇謂價高子必不及戲言決矣復何疑哉須達辭還載輦送錢園監不聽走白大夫須達送錢不審內不報勅園監吾自戲言遺錢勿受二人共諍舉國耆老馳往諫止耆老斷當地價已決不應得悔國正清平祇不違法即聽布錢門裏不周祇意喜曰吾得園矣遣人催駕運致填路須達自往共詣園觀所思未周意憤不樂祇曰

賢若悔便止答曰不悔思得伏藏畢地直耳祇心唯佛必是至尊能使斯人竭財不恨可戴可仰神妙如茲便謂須達勿復足錢餘地留樹共作精舍須達即言善哉許諾便與功天僧房坐具床榻茵褥極世之妙迦施幢幡香汁灑地備辦供具兼饋重饌燒衆名香選跪請佛唯願如來枉屈尊神於是衆祐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於舍衛國應須達請威神震動國內咸喜男女大小填路而出給孤獨氏及王弟祇陀前禮佛足共上精舍佛受呪願故曰祇樹給孤獨園王國有事急召須達赴行應會事訖馳還奉齋盡恭却從步涉中路有人奉酪一瓶顧無所使自提而行前達梵志請令提之共詣精舍手自斟酌願命梵志汝便斟酌飯訖行澡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梵志暮還奉齋不食婦怪而問不審何恨答曰不志吾齋故耳婦重質之何從齋來梵志答曰給孤獨氏於園飯佛請吾往齋齋名八關其婦流淚忿然言曰君毀遺則禍此興矣瞿曇亂法奚足採納迫

取不已便共俱飯梵志壽筭終於夜半生於鬱多羅衛國作大澤樹神時有婆羅門等五百人欲詣恒水三祠神池沐浴垢穢希望神仙中道乏糧遙望彼樹想有流泉馳趣樹下無所見窮困斯澤饑渴委厄樹神人現問梵志曰道士那來今若欲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饑渴幸哀矜濟樹神即舉手衆味流溢衆飽足詣神請曰何等功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因舍衛給孤獨氏持八關齋為婦所敗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若法齋法福應生天爾時樹神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若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一國名拘藍尼國有長者字瞿師羅此言美音人民敬愛言輒順承梵志過宿美音問曰道士何來今欲所之具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送給孤氏食採法齋莫遂本志美音喜踊宿行所追亘解欲行宣令宗室及所親愛誰能共行

受齋措式合五百人僉然應命本願相引成義嚴出行詣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遇而不識顧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給孤獨氏也梵志衆等喜而追曰吾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曰久承令德注仰虛心聞有道訓八關齋法故遠投託幸蒙示導止車答曰吾有大師號曰如來衆祐度人近在祇洹可共俱進造觀世尊聞命敬諾恭肅盡虔遙瞻如來情喜內發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緣察本心旨說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含便作沙門美音宗等速得法眼諸比丘白佛五百梵志及諸長者得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久遠時世有佛號名迦葉爲衆講法說吾當來令諸梵志於彼佛前願樂欲見當來釋迦文佛是諸長者亦同斯願從是因緣見吾便解比丘歡喜盡受奉行美音心惟欲請世尊佛知其意而告之曰彼無精舍汝願不遂美音悅解喜前白佛我有別宅願爲精舍惟哀垂救濟度羣生乞退還國修備所供頭面接足禮畢乃去

本起該容齋品第八

爾時如來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從舍衛祇洹遊於拘藍尼國美音精舍足蹈門闔天地震動珠璣樂器不鼓自鳴盡毒隱伏吉瑞和清當爾日也境界人民靡不驚肅渴仰世尊是時國王名曰優填強競侵尅開納佞言耽荒女樂疑網自沉又置大夫人二人左右番上二后容姿一國少雙左夫人少字照堂爲人憍傲唯惡是從讒嫉賢良諸人無狀右夫人字該容執行仁愛虔敬肅恭清素約已文不加身玉珍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懷嫉譖之至深察言觀行不納其言該容有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香因歸問訊路由精舍每過修敬減省香直合集寄聚便行飯佛及比丘僧佛爲說法盡心不忘施訖還官過肆取香因此功德本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常詰問理窮任實首情每減香錢飯佛及僧法深義妙非世所聞該容聞說佛聲悚然心歡即自念曰吾心喜踊何因得聞無量法乎即報度勝爲我說之度勝白曰身賤口

穢不敢便宜如來尊言乞行詣佛受勅而還便遣出宮重告之曰具受儀式度勝未還夫人侍女側息中庭佛告度勝汝還說法多有度者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該容欣悅開筍出衣積爲高座承佛威神如應說法夫人該容及諸侍女疑解破惡得道溝港度勝應時逮得總持照堂協恨妬憤內發數譖非一王反辱曰汝輩嫉妬言及不遜彼人操行執節可貴照堂心忌猶欲害之密白王曰恒遣青衣往來佛所情蕩外交志溢邪趣妄實循良中直見忽數譖不已王頗惑之照堂心謀伺于齋日中之必矣伺其齋時因歡白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會該容持齋獨不應命返覆三召執節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縛置殿前將欲射殺該容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已後箭輒還王時大懼惶怖解焉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致是耶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三尊朝奉佛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不近身必是世尊哀愍若茲王曰善哉豈可

言也當詣精舍觀現表處會有敵國興兵入界彼衆強盛王自出征顧命梵志名曰吉星權領國政照堂喜曰吾父領政教子必矣王去之後女與父謀燒殺該容及諸侍女詐言失火謂可掩塞事會發露王大恚之斥徙吉星於界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照堂等輩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廣闡佛法諸比丘退席白佛言王后該容及其侍女精進乃爾見諦得道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奈有姪女五百人延致輕薄以自供濟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羅教化人民令持五戒舉國士女歸心師焉諸女恚曰此人奚來斷吾賓客咸共與恚謀圖毀害後日迦羅入城分衛至巷乞食次到女家衆女羣出火撲迦羅於是迦羅舉身焦爛心無所恨便現神足飛昇虛空衆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自陳情曰女子恚慙不識至真羣愚荒傲毀辱神靈自惟過豐其罪若山願降神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世尊又曰時彼姪

女該容等是也罪福追人久無不彰說是法時國內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三尊受戒而退佛與比丘還到舍衛止頓祇洹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爾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大愛道瞿曇彌行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其後不久佛時與諸大比丘俱從釋氏精舍入迦維羅衛國大愛道聞佛從諸弟子來入國中心大歡喜即行到佛所稽首佛足下大愛道復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已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佛時

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補成衣已著衣持鉢出國而去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俱行追佛佛行轉到那私縣頓止河上大愛道便前稽首作禮却住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之衣徒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汗塵身體疲勞歔歔悲啼賢者阿難見伯母大愛道如是即問言瞿曇彌何因弊衣徒跣面垢衣塵疲勞悲啼大愛道答言賢者阿難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受佛法律是以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瞿曇彌且自寬意待我今入向佛說是事賢者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長跪白佛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以心欲受法律其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願佛許之佛言止止阿難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爲沙門也所以者何阿難譬如族姓之家生

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爲衰弱不得大強盛也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粗熟而有惡露災氣則令善穀傷敗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興盛阿難復言今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有是阿難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我生七日而母終亡大愛道自育養我至于長大今我於天下爲佛亦多有恩德於大愛道大愛道但由我故得來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又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不復疑若不復疑集不復疑盡不復疑道乃成其信成其禁戒成其多聞成其布施成其智慧亦能自禁制不殺生不盜竊不婬泆不妄語不飲酒如是阿難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飲食卧具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難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可入我律戒何謂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

從受正法二者比丘僧持大戒半日已上比丘尼當禮事之三者比丘僧比丘尼不得相與並居同止四者三月止一處自相檢押所聞所見當自省察之五者比丘尼不得訟問比丘僧事以所聞見若比丘僧有所聞見訟問比丘尼比丘尼即當自省察六者比丘尼有底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事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當半月詣衆中首過自悔以棄憍慢之態八者比丘尼雖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下坐以謙敬爲作禮是爲八敬之法我教女人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假令大愛道審能持此八敬法者聽爲沙門賢者阿難受佛語已熟諦便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淵可勿復愁以得捨家之信去家就戒佛說女人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但當終身勤意學行之耳持心當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難便一一爲伯母說佛所教勅八敬之事言能如是者可入佛法律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

家女沐浴塗香衣莊嚴事而人復欲利益之安隱不怖以好華香珍寶結爲步搖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耶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愛道便受大戒爲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然後異時大愛道比丘尼與諸長老比丘尼俱行詣賢者阿難而問言阿難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爲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作禮佛言止阿難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但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外道諸異學梵志及諸居士皆當以衣被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淨戒高行願行此衣上令我長得其福佛言阿難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解髮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戒聞慧行願行此髮上令我長得其福若使女人不於

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豫具衣被飯食卧牀病瘦醫藥願諸沙門當自來取之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門當如事日月如事天神過踰於諸外道異學者上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佛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佛復語阿難以女人作沙門故使我法五百歲衰微所以者何阿難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何謂為五女人不得作如來至真等正覺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釋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女人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夫此五處者皆丈夫得為之丈夫得於天下作佛得作轉輪聖王得作天帝釋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說是已皆歡喜奉行

無常品第十

禍言入泥洹即便嚴出導從如常至門下車羣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頃承釋子端坐六年道成號佛為實爾不是世所美乎佛語王曰吾真是佛世不虛傳王復言曰瞿曇自稱為佛故非佛也佛復答王過去久遠時世有佛名曰定光授拜吾決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特妙之法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一事不足不名為佛吾今具有是故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也王迷情疑重質言曰瞿曇年少學日甚淺所以者何世有婆羅門修治水火精勤苦體不去晝夜九十六術靡不經涉年高德遠不蘭迦葉六人子等名稱蓋世猶未得佛佛者實尊以是推之遲疑不信佛告王曰吾今為王說法真諦善聽勿疑王曰善哉佛答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輕何謂為四一者太子雖小當為正君此不可輕二者小火燒草草盡乃止此不可輕三者龍子雖小能為風雷雨電霹靂此不可輕四者年少比丘已入道要深妙之慧能飛行教化度脫人

民此不可輕於是世尊為王而作頌曰太子福成當為正君 愚人輕慢禍豐是生正由心出能重能輕 宿行所得福自隨形能觀本德然後觀人 道要已備大王思惟小火得草所燒無限 須彌寶山亦從小起智者觀物無小無大 遇龍不避小毒害人比丘破惡精進入禪 道成神通變化度人見諦淨無垢 已度五道淵 佛出照世間為衆除憂患 王聞正言垢重情弊惟疑未悟前禮佛足辭退還宮是時國內有婆羅門居富多寶老無兒子禱祠盡力末後生男其年七歲得病便亡其父憂毒卧不安席不復飲食聞佛能除憂患即詣祇洹佛問梵志有何愁憤顏色憔悴婆羅門言我年老耄止有一子捨我終亡悲憐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愛便生憂悲梵志情迷便白佛言恩愛之樂有何憂悲佛言不然如是至三婆羅門不解走出祇洹見二人樗蒲心自念言此必智者能解我疑便問二人恩愛為樂為憂悲乎即答梵志天下之

樂無過恩愛梵志復言吾見瞿曇向我說此
二人答曰沙門瞿曇反世惑人慎無信焉國
內愚者共嗤佛語乃上聞於王令王意惑便
謂夫人夫人字末利便告之曰瞿曇可笑及
論失理何有恩愛而生憂悲夫人對曰佛不
虛言其實如此王復謂言汝尊瞿曇加是宗
親其信而已夫人曰王何不自往若遣智者
請啓所聞驗世狂惑王聞其言即召智臣那
利繩汝持吾聲問訊瞿曇世人愚惑妄傳尊
旨橫言恩愛而生憂悲怪其理乖是故遣信
下承風化若佛有教汝諦受之臣受王命即
詣祇洹禮佛却住斯須進前長跪白佛言國
王波斯匿稽首座前問所不解願佛示導敢
告真言於時如來命臣就座而告之曰恩愛
之本深流難盡憂悲之惱一由恩愛又告大
臣吾今問卿意解便對譬如有人父母終亡
妻子死盡財沒縣官此人憂惱可堪勝不大
臣對曰審如尊教又告大臣古昔有人居貧
窮困而其娶婦得富家女嬾惰無計日更貧
乏家困餉饋欲奪更嫁妻聞家議便以語夫

我家勢強必當奪卿當作何計夫聞婦言將
共入房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復
自刺佛告那利繩恩愛相殺何但憂悲臣受
佛教禮退還宮具宣尊旨王意不悟猶嗤此
言復謂末利瞿曇何故正作此語夫人曰王
欲啓一事願見採省王曰便說夫人問曰彼
方二郡一名迦夷二名拘達盧若有白王云
彼二國他王劫取王當云何王謂夫人吾之
豐樂因此二國若有此問情用憂憤夫人復
言太子瑠璃皇女金剛若疾若亡王當云何
王答夫人此情難堪夫人問王此爲恩愛生
憂悲不夫人曰王賤妾鄙陋得侍幃幄一旦
病亡王當云何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將不
全夫人復言此爲恩愛生憂苦不王意乃解
即便下床遙禮祇洹歸命三尊懺悔謝過盡
形竟壽首戴尊教

言從何所來衣弊形瘦乎王即離席流淚對
曰國太夫人背棄天下侍送靈柩安厝始還
近承世尊顧臨鄙國雖以哀悴貪得表見性
頑嬰疊情惑邪聲今始乃解明教至真憂悲
苦惱皆由恩愛每惟道訓世所希聞於時世
尊而告王曰復坐善聽王言唯諾佛言衆生
受形無老無壯無豪無賤命終之日無不分
散譬如春華色無久鮮結實華落果熟離本
須彌寶山劫盡爛壞大海深廣猶有枯竭人
命危脆智者不怙唯有修德精進履道佛作
頌曰
命如果待熟 常恐命零落 以生皆有苦
誰能致不死 如河駛流疾 往而投大海
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復還
世尊又告遮迦越羅典領四域飛行案行七
寶導從雖壽千年亦死過去諸天食福餽饌
自然至其祿盡亦復磨滅比丘破惡一心思
禪榮利不移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猶復滅度
如來出世權慧現身金剛德體明暉大千周
匝三界濟度羣生十力世雄猶現泥洹人生

世間命不久停忽若電流如風過庭尊榮寶位其若夢矣推古驗今無始不終轉輪五道見諦反真佛爲國王而作頌曰
如河駛流往而不反人命如是逝者不還雖壽千年亦死過去合會有離無親可恃
世皆有死律二三界無安諸天雖樂福盡亦喪志堅若地德重若山真人無垢寂然歸滅快哉福報所願皆成上寂大人自現泥洹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何謂自愛何謂自護佛言善哉問也大王諦受人生於世四大合十七成性愚習癡殺盜淫欺不信道行此不自愛習善行仁覺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戒攝心信以篤道守禮以謙孝順以誠此人處世自愛者也積善履德身無枉橫志行修明上天衛護無男無女衆行歸身若入軍旅兵刃不傷虎兇無害自護之方唯持戒行佛爲波斯匿而作頌曰
凡人爲惡不能自覺愚癡快意後受熱毒生無善行死墮惡道往疾無間到無資用自愛身者慎護所守調心正體福應上天

士有信行爲聖所譽自愛如是快解無憂惡行危身愚謂爲易善最安身愚人謂難信法奉戒慧意能行上天衛之智者樂慈仁愛不邪安止無憂能除恚怒從是脫淵王聞法言愚解妄斷前受五戒羣臣從官皆發道心天龍鬼神歡喜樂聞
大迦葉始來學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衆說法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嚴整具足於時摩訶迦葉垂髮弊衣而來詣佛世尊遙見歎言善來迦葉豫分半牀命令就坐迦葉進前頭面作禮退跪自陳曰余是如來末行弟子顧命分座不敢承旨大衆僉念此老道士有何異德乃令世尊分座命之此人俊又唯佛明焉於是如來察衆所念欲決所疑廣論迦葉大行齊聖世尊律二又曰吾以四禪禪定息心從始至終無有損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禪因得定意吾以大慈仁愛一切迦葉體性亦慈如此吾以大悲濟度衆生迦葉比丘大悲如此吾以四神三昧而自娛樂無有晝夜何等爲四

一者無形三昧二者無量意三昧三者清淨積三昧四者不退轉三昧迦葉比丘亦有是三昧吾本樂六通今已得六通迦葉比丘亦得六通何等爲六一者四神足念二者悉知一切人意三者耳徹聽四者見衆生本五者知衆生所趣行六者諸漏皆盡今已無畏三界獨尊吾以四定表彰法御何等爲四一者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四者戒定名色皆滅梵迹獨存無憂喜想生死根斷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文陀竭高行暉世功勳感動忉利天帝欽其異德即遣車馬詣闕迎王時乘天車忽然昇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娛樂盡歡送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者大迦葉是文陀竭王則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並坐吾今以無上正真法御之座報昔功德佛說本昔加以聖德顯比丘迦葉一切解脫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法教名遠莫不樂受
度柰女品第十三
佛從迦維羅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過

跋耆國界度人民去至維耶離詣奈氏樹園
城中有女名阿凡和利聞佛來化歡喜無量
即便嚴出與五百女人俱佛勅諸比丘端意
低目勿妄顧視色欲亂人唯道能制御情檢
心智者必能今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與五百
女人俱欲聽說經法汝曹各護淨行持之勿
放諸比丘唯諾受教阿凡和利詣門下車又
手當心低頭直前頭面禮佛却就女位世尊
告曰形不久住色不久鮮命如風過少壯必
衰勿恃容姿自處汗行世間迷惑禍起色欲
三塗勤苦智者能閉女聞佛言心解欲止便
發道意自歸三尊於時阿凡和利退坐白佛
不以女賤得服法言願樂如來明日枉尊及
比丘僧顧下薄食佛時默然以爲許可起以
頭面作禮歡喜而去是時城中有長者子五
百同輩聞佛垂訓止住柰園即皆俱行詣佛
聽法車馬服飾五色輝煌出城詣園人從車
馬寂然如法詣門下車叉手直進禮拜陳情
却坐男位佛告族姓子榮位尊豪快樂如意
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復見佛功德增益諸

長者子歡喜退坐長跪請佛明日屈尊哀臨
蔬食佛便告曰已先受請佛不二諾諸長者
子復白佛言不審請主姓字是誰佛言向受
阿凡和利請明日當往長者子白佛此是國
民豈得在先佛告族姓子如來慈普不問尊
卑諸長者子前禮佛足辭退還家過與阿凡
和利語曰佛者至尊用一切故來化吾國飯
佛及僧吾等應先男尊女卑卿當在後慎勿
供辦故來相語女曰長者子無以豪強威力
加弱今乞四事若見惠者不敢在先何謂爲
四事一者乞令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
命保在莫亡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減四者
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詣餘國即謂女曰善
心巨保命亦如是非吾能辦便相謂言此女
福人先得飯佛乃覺非常甚可喜樂中有年
少恥其出後當共固之便勅市監罷不作市
阿凡和利遣婢市買了無所得還視庫藏衆
膳備有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庫氎布香油
灌之以供飯具明日至時遣使白佛城門復
閉使還白言城門不開知是諸長者子所作

女自念言法應遣使表白供辦云何得通便
告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勅飛出其家諸長
者子舉弓射之奉使請佛威神所接箭化作
華便詣佛所飛鳴白言衆嚴畢辦唯願枉尊
於時衆祐法導威儀足蹈門闔天地震動龍
雨淹塵天樂二下從諸音樂器自然而鳴佛坐
飯竟行澡盥畢爲說經法五百長者子阿凡
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
與比丘僧還詣奈氏樹園一切歡喜無不樂
聞

尼捷問疑品第十四

佛從維耶離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優
婆塞俱詣那難陀國波和離園是時國內奉
事六師迷於邪行城中有豪長者字阿夷跋
提弗奉事尼捷精勤第一聞佛來顧往尼捷
所禮拜如常尼捷問曰卿聞瞿曇來至此不
對曰已聞尼捷語曰汝往難沙門瞿曇一事
當令如噎跋提弗言何謂一事乃令不對乎
答曰汝難瞿曇吾聞沙門呪願一切普得飽
滿猥將羣衆來適饑國費損人食此大無益

跋提弗受命而退即詣佛所瞻觀神德威相
赫然弟子法儀恂恂庠敬心踊躍拱袖進
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欲請一事願蒙授解
佛言恣所欲問跋提弗言伏聞瞿曇饒益一
切令得安隱而將大眾顧臨饑國減損民食
費而無益佛告阿夷跋提弗言吾從九十一
劫已來不聞勸人為福損而無益也吾聞尊
貴富樂本起布施未有唐捐費而不報者也
人行仁義現世稱傳後得生天勸善代喜福
祐隨身又告長者財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
為八一者為官所沒二者盜賊劫奪三者火
起不覺四者水所沒溺五者怨家債主橫見
奪取六者田農不修七者賈作不知便利八
者惡子博掩用度無道如是八事至危難保
八禍當至非力能制是故如來以此因緣勸
人布施安置福田深堅難動水火盜賊不復
得害壽終生天衣食自然佛告長者真言至
要化世愚惑若不信者自毀人本墜墮三塗
若能覺識改聞易行遷神無為所向分明阿
夷跋提弗聞佛說法情喜內定退坐自陳愚

癡積惑未識真言所質非法實非鄙意尼捷
所遣奉使不遜願佛垂恩原恕罪咎佛言汝
能自覺此福無量長者歡喜復白佛言情闇
難悟欲問所疑佛言隨意所問今當為汝事
事分別長者問曰伏聞如來慈等普救不審
法教偏駁不等有得道者不得道者抱疑日
久願尊開朦佛言善哉問也諦聽諦受譬如
農夫宿有二業一田業高燥肥沃二田業下
濕瘠薄於春和時等力興功下種應時耘除
草穢至秋獲實升斛懸殊佛告長者人功不
偏所收不等者地厚薄故也人聞吾法信受
奉行如意所得喻於沃田所收無數今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者是也隨意深淺神
通無礙人聞道言背而不信喻如下田沒溺
不生今六師尼捷等是也世尊又曰譬如
人持器取水一器完堅二器穿壞若用受水
完者恒滿穿者漏盡人聞道教精進修勤奉
戒不違嚴勅身口喻如完器所受無限人聞
道法不受不信加行謗毀忘失人本還入惡
道喻於穿器無所受佛言長者宿命善行

乃得見佛雖復尊豪然不信道者譬如狂華
落不成實跋提弗心喜稱善真言感神所
至誠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國內一
切皆發道心六師邪術一切皆毀廢天人龍
鬼宣明法聲
佛食馬麥品第十五
於時佛從波和離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還祇樹給孤獨園是日舍衛國界有郡名隨
蘭然有婆羅門名阿耆達多智明慧居富無
比往詣阿難邠坻家論議事訖問須達曰今
此都下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須達答曰子
不聞乎釋迦王子出家為道道成號佛身色
相好非世所見法式雅正照除心垢神通明
達知衆生原諸天龍神莫不奉受每說法言
精義入神非吾螢燭所能宣陳時阿耆達聞
佛聖德五情內慄即便問曰今為所在可得
見不答曰近在祇樹廣開真言明日阿耆達
往詣祇洹入門見佛威神光明敬心內存前
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歡喜踊躍即便
退席請佛及僧垂化照臨一時三月佛以神

旨知徃古因緣默然受請阿耨達得佛許可
辭退還國於是阿耨達還家嚴供極世珍美
是日世尊與五百比丘僧徃詣隨蘭然時阿
耨達天魔迷惑耽荒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女
樂三者衣食四者榮利五者色欲退入後堂
告勅門士不得通容一時三月不問尊卑須
吾有教如來到門閉而不通便止舍邊大叢
樹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饑人不好道各且
自便隨利分衛舍利弗受勅上昇忉利天日
食自然衆僧分衛三日空還時有馬師問於
阿難朝行分衛何以空還阿難答曰此國饑
荒又不信福馬師而曰今有馬麥願用施佛
及衆弟子減麥飯佛及比丘僧阿難得其麥
分以鉢受之心用悲痛諸天名味國王供饌
每謂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麥甚爲麤惡何
忍持此供養佛手持所得麥告一老母佛者
至尊法御上聖今欲飯佛情母熟之功德無
量母答阿難吾今忽務不能得爲比居一母
聞歎佛尊馳出求索阿難授之即時令熟佛
食呪願阿難心結佛欲解阿難意餘飯施與

阿難百味香美非世所有阿難意解曰如來
妙德不可思議是時世尊欲詣跋耆國先使
阿難徃告阿耨達阿難受勅即便徃告阿耨
達見阿難意猶未悟即問阿難如來今爲所
在阿難報曰世尊在此爾來三月前受卿請
尊無二言一時已竟告別當去阿耨達聞佛
垂化不及供養悲怖交至即馳詣佛頭面作
禮而自陳言愚癡罪覆違失言信願佛慈恕
原其重殃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耨達歡喜
前白佛言願留七日得叙供養佛以歲至即
便可之時日舍利弗從天來下歲節已過當
詣跋耆國阿耨達取供養餘具遍散道中欲
令佛蹈上而過佛告梵志飯具米糧是應食
噉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爲呪願而作頌曰
外道所修事 精勤火爲最 學問日見明
衆義通爲最 人中所歸仰 遮迦越爲最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爲最 衆星列空中
日月明爲最 佛出於世間 受施爲上最
阿耨達心悅結解逮得法眼國人大小皆發
道心前禮佛足歡喜而去於時阿難承佛威

神知諸比丘心中大疑因宜白佛如來神妙
三達廣照知衆生念因緣所起不審何故食
麥一時願佛開化散解衆疑佛告諸比丘過
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曰槃頭越時王字曰頻
頭王有太子名曰維衛出家學道道成爲佛
猶名維衛相好威德諸佛法一所從比丘六
萬二千人俱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僧嚴飾幢
幡極世之珍城内整頓煒煒煌煌時有梵志
清潔德高從諸弟子因事入城顧問衆人有
何異節光飾乃爾行人答曰頻頭王子得道
號佛王今供養道士答曰世人甚迷捐棄甘
饌食此人爲如卿所說人者應食馬麥五百
弟子同聲讚善中有一人而諫師曰若如彼
言此人德尊應食天厨佛告諸比丘爾時高
行梵志則吾身是五百弟子今汝曹是時諫
師者舍利弗是吾種此裁於今始畢告諸比
丘各護心口慎無放逸善惡隨人久而不捨
宜修明行可從得道吾所償對於此了矣諸
比丘聞經歡喜受戴奉行
中本起經卷下

中本起經卷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九八三頁中一六行末字「叙」，**碩**作「殺」。
- 一 九八四頁上三行「臨昉」，**碩**、**南**作「臨昉」。
- 一 九八四頁上五行首字「侍」，**南**作「徒」。
- 一 九八四頁下一九行第七字「冀」，**碩**作「異」。
- 一 九八五頁上一三行第二字「世」，**南**作「出」。
- 一 九八五頁中一七行第八字「任」，**南**作「住」。
- 一 九八七頁上九行第二字「于」，**碩**作「子」。
- 一 九八八頁下一五行第一〇字「止」，**碩**、**晉**、**南**作「正」。
- 一 九八八頁下二〇行「憂悲」，**碩**作「愛悲」。
- 一 九八九頁上一三行首字「王」，**碩**、**晉**作「主」。
- 一 九九〇頁上四行第三字「駛」，**碩**作「駛」。
- 一 九九〇頁中五行末字「宮」，**碩**、**晉**作「官」。
- 一 九九一頁上七行末字「又」，**碩**、**晉**、**南**、**經**作「又」。
- 一 九九一頁上一一行第八字「閑」，**南**作「閑」。
- 一 九九一頁上一六行首字「百」，**碩**作「五」。
- 一 九九一頁下四行第一六字「枉」，**碩**、**晉**作「枉」。
- 一 九九二頁上一五行「力能」，**碩**、**晉**、**南**作「所用」。
- 一 九九三頁上七行第一三字「止」，**經**作「至」。
- 一 九九三頁下七行第一四字「僧」，**碩**作「增」。
- 一 九九三頁下一六行第一〇字「裁」，**碩**、**南**作「裁」。